



李野光 著

惠特曼 评传

HUITEMANPING
ZHUAN

上海文艺出版社

Walt Whitman



李野光 著

惠特曼 评传

HUITEMAN
PING
ZHUAN

上海文艺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54697

21154697

责任编辑：赵南荣

封面设计：周志武

惠特曼评传

李野光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 插页 3 字数 348,000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600册

ISBN 7-5321-0001-4/I·2 定价：4.90元



惠特曼二十五岁前后

《草叶集》出版前一年(1854)
的惠特曼



长岛西山惠特曼家的住房
——1819年诗人华尔特·惠特曼
出生于此



惠特曼的坟墓

目 次

第一章	“一桩伟大事业”的开端·····	1
	——《草叶集》诞生记	
第二章	在海滩上·····	31
	——“有个孩子天天向前”	
第三章	时代·社会·人生·····	52
	——从纽约到新奥尔良	
第四章	长期的酝酿,重大的转折·····	81
	——“准备与充实”时期	
第五章	“向世界致敬!”·····	106
	——《草叶集》第二版的胜利	
第六章	在“死皮”下挣扎·····	131
	——《芦笛》和《亚当的子孙》	
第七章	流星年代,战鼓声中·····	158
	——《草叶集》第三版问世以后	
第八章	血与火的考验·····	189
	——“裹伤者”与总统和士兵	
第九章	“鬓发苍苍的好诗人”·····	217
	——《桴鼓》和《紫丁香》评析	
第十章	走向欧洲的前前后后·····	247
	——英国的《惠特曼诗选》和美国的《民主展望》	

DB88/21

第十一章	友谊与爱情,疾病和母丧	277
	——又一个“付出了最高代价”的哥伦布	
第十二章	“幸运的风”和西部之行	304
	——《草叶集》第六版和第七版的不同遭遇	
第十三章	坎登生涯	335
	——亭北川与《典型日子》	
第十四章	郑重的叮咛,不朽的归宿	364
	——从《十一月的树枝》到《再见了,我的幻想!》	
第十五章	“我辽阔广大,我包罗万象”	387
	——惠特曼的哲学和社会思想	
第十六章	表现“我的时代”和“我的国家”	414
	——惠特曼的文艺思想	
第十七章	“象海滩上奔腾起伏的波涛……”	439
	——惠特曼的诗歌艺术	
结束语	——惠特曼从美国到中国	466
附录	华尔特·惠特曼年表	471
后记		477

第一章 “一桩伟大事业”的开端

——《草叶集》诞生记

(一)

一八五五年七月四日，美国纽约百老汇三〇八号福勒—韦尔斯照相馆里，在那些经常陈列着的稀奇古怪的杂品当中，人们忽然发现一种模样很奇怪的出版物：它比普通的书宽大一些，封面用绿色麻布装帧，上面冲压着卷须体“草叶”的字样，看来很象个相片簿。好奇的顾客随意拿起来打开看看，但很快就放下了，只有个别人耐心地瞧着，翻着，才认出这原来是本诗集。奇怪的是那些诗都没有标题，也没有作者的署名。好在书的扉页上印有一帧相片：他身穿衬衫，衣领敞开着，头上歪戴着一顶黑色宽边帽，一脸茸茸的络腮胡须显得已有点花白了；他右手叉着腰，左手插在裤袋里，满不在乎地站在那儿凝望着读者。读者猜想：这大概就是书中说的那位“华尔特·惠特曼，一个美国人，一个粗人，一个宇宙”^①吧？果然，这个名字终于在后面的“版

① 这是《草叶集》初版第一首诗中的一行，此诗后来题为《自己之歌》，这一行也改为“华尔特·惠特曼，一个宇宙，曼哈顿的儿子”。

权所有者”下方出现了。可惜，谁也不熟悉这样一个名字，更不明白为什么他又是“一个宇宙”，而且要写一长行一长行挤在一起的、既不象诗又不是散文的东西。于是，那几位好奇的顾客也轻轻地把书放回了原处。

这就是《草叶集》与世人初次见面的情景。也许只是历史的偶然，但却自然地引起一种联想：这本从形式到内容都象那家颇相馆似地带有几分神秘感的书，人们能不能也如颇相家那样测出它的命运来呢？

无论如何，《草叶集》得以在这里出现，总是很幸运的事。先不说这集子中的十二首诗和那篇冗长的序言是怎样产生的，且说诗集编好之后，惠特曼怎么也找不到一家愿意接受它的出版商；最后还是靠印刷界的朋友詹姆斯·罗姆和威尔斯·罗姆兄弟俩帮忙，他自己也参加排字，才凑合着用手摇机印了出来。印完之后，活字版就拆了，手稿留在印刷间。后来，据惠特曼晚年回忆说，“有一天它忽然不见了——也许被用来引了火，或者给了收破烂的人”。至于攀上那家颇相馆做代销处，则是由于作者认识它的老板劳伦佐·福勒并请他看过颇相的缘故。劳伦佐和他的兄弟奥·福勒经营着一家名叫福勒—韦尔斯公司的颇相企业，它出版《美国颇相学杂志》，经售有关颇相学及优生学的书籍。它现在以代销商名义给《草叶集》在纽约《论坛》报登了个小小的广告，其中标明售价为二元，这在当时是有点偏高的。

《草叶集》初版印了大约八百到一千本。这些书，后来惠特曼时而说“很快就卖完了”，时而说“一本也没有卖掉”，看来都不属实。实际上它们当时的去向不外以下三种：一是在纽约和波士顿售出了一些，二是作者自己送掉了一些，三是“代销商”给著名批评家和作家赠送了一些。但不管怎样，这本诗集并没有因其装帧别致、诗歌形式奇特和内容新颖而引起应有的注意。这也

难怪。单说卷头那篇近两万字的序言，其中尽是些长达十多行的复合句子，夹杂着连绵不绝的省略号，这叫人怎能高兴读下去呢？正如有的批评家指出：“序言本应为理解这本书创造必要的条件，但这篇序言不仅说明不了什么，而且它本身就是很需要加以解释的！”^① 加上诗中那些令人看不惯、摸不透的东西，就更加不好接近了。

接受我的这些草叶吧，美国！

诗人眼看着自己的作品就要被周围那一片貌似寻常的冷落所窒息了，内心燃烧着这样的呼喊。这时忽然传来一个极不寻常的反响——拉·瓦·爱默生收到赠书后发出的“感谢信”展开在惠特曼眼前。这是一封将在美国文学史上永放光芒的信，值得我们跟惠特曼一起细细阅读：

致 惠 特 曼^②

马萨诸塞州康科德 1855, 7, 21。

亲爱的先生——我并非看不见《草叶集》这个令人惊叹的礼品的价值。我发现它是美国迄今作出的最不平凡的一个机智而明睿的贡献。我十分高兴地读着它，因为伟大的才能总是令人高兴的。它满足了我经常对那个看似贫瘠而吝啬的大自然提出的要求，这个大自然仿佛由于过多的劳作，或者由于它的气质中的过多水分，使得我们西方的智慧变得迟钝而鄙吝了。我十分赞赏你那自由而勇敢的思想。我

① 贾·卡普兰：《惠特曼传》，纽约西蒙—舒斯特出版社1980年版，第197页。

② 《惠特曼：评论遗产》，密·兴都斯编，伦敦露特利支出版公司1971年版，第21页。

极为喜欢它。我发现一些写得无比精采的无与伦比的东西，它们真是恰到好处。我看到了那种论述上的勇气，它是那样地使我们愉快，并且是只有巨大的洞察力才能激发起来的。

我祝贺你在开始一桩伟大的事业，它无疑是从一个长远的背景出发的。我擦了擦眼睛，想看看清楚这道阳光是不是一个幻觉；但白纸黑字的书摆在我面前，它是千真万确的。它有最大的优点，那就是能够加强信念和鼓舞人们。

直到昨夜我从一张报纸上看到这本书的广告，才确信你的姓名是真的，可以据此给作者写信。

我希望见见我的赠书人，并且很想放下手头的工作去纽约一行，以表示我对你的敬意。

拉·瓦·爱默生

这封信写得如此真诚而生动，我们从中仿佛看到，那位当时已经五十二岁的学者在他自己的书房里读着《草叶集》中这样的诗句：

你觉得我会使人吃惊吗？

日光会使人吃惊吗？早晨在林子里到处啼叫的红尾雀呢？

难道我比它们更令人吃惊吗？

这时他那又惊又喜的神情，那眯着双眼向前凝望的姿态，是多么天真可爱啊！爱默生作为美国文学批评界公认的权威，多年以来一直在内心呼唤着一位能够“唱出自己的歌”的美国诗人，如今他听到那位诗人的脚步声了——不，是听到了他的歌唱。于

是，他向一位来访者高呼：“在海外的美国人可以回来了，我们这里出了个人才啦！”于是他向周围和外地的朋友们热烈地谈起并推荐《草叶集》，同时给这位陌生的无名诗人写了上面那封罕见的“感谢信”。这的确是很不寻常的事。要知道，十九世纪中叶的爱默生，用当时美国文化界的话来说，“早已成了我们的文学银行家；凡是经他检查过的票据，凡是在他的柜台上敲过的硬币，都能到处通行无阻”^①。但是，他除了自己所尊敬的英国思想家卡莱尔，还很少这样推崇过别人；连对他的知交梭罗头年出版的《沃尔登》，也只给了有保留的赞赏呢。

爱默生的“感谢信”，且不说它对于惠特曼一生文学事业的影响，就说对他当时个人的处境也好比雪里送炭。当时惠特曼不仅仅在为《草叶集》的命运担忧，而且这本书问世后几天他的父亲就去世了。尽管老惠特曼生前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在写些什么，他即使再活几年也不会从中得到什么慰藉，但是就惠特曼本人来说，毕竟以老人未能目见《草叶集》而深感遗憾。近几年由于帮助父亲承建房屋，他对老人已有了较深的了解和感情。从今以后，家庭生活的重担将主要落在他的肩上，他还能那样偷闲写自己的诗吗？这一精神上的打击大大加重了诗人的孤独感。好在严峻的历史有时也会伸出温暖的手来——爱默生的信就起了这种作用。

而且无独有偶，与这封信几乎同时到来的还有纽约《论坛》编辑查尔斯·丹纳七月二十三日发表在该报的评论文章。丹纳从这位“无名诗人”身上认出了爱默生、阿尔科特和其他超验主义“灵魂预言家”的一个畸形的产儿^②。他赞赏《草叶集》作者那

① 卡普兰：《惠特曼传》，第203页。

② 同上，第205页。

“勇敢的、激动人心的思想”，他的“与大自然的真诚而亲密的联系”，以及“对美的敏锐感”，并且断言：这里给“诗的精神实质”找到了“一种粗野而怪诞的体现”。文章指出：“他的语言太草率和粗野了，尽管这好象是出于漫不经心而非动机不纯的结果。”至于诗歌形式，丹纳认为它是“有独创性的，可以说前无先例，出自作者自己的脑子”^①。这是《草叶集》出版后引起的头一个公开反应，它是公正而明智的，显然褒过于贬，惠特曼也可以从中受到鼓舞。恰好这时他的妹妹玛丽在参加父亲葬礼之后病倒了，他便把爱默生的信珍重地揣在怀里，送玛丽回格林港去。他在那里过了一段“平生最快乐的日子”，面对大海思索着，向往着。最后抱着坚定的决心回到纽约，继续他的诗歌事业，不管迎接他的是什么样的风风雨雨，也“从此永不动摇”。

(二)

且说爱默生发出那封“感谢信”之后，虽然没有立即到布鲁克林去探访惠特曼，但是在他的怂恿下，一位哈佛神学院毕业生蒙丘尔·康韦当了他的先行使者。九月十七日康韦写信向爱默生汇报了初访惠特曼的情况，信中说：“那天听到你谈起《草叶集》之后，我立即弄到了一本，当天夜里在赴纽约的轮船上开始阅读……因为你好象对作者和他的作品极感兴趣，我便赶早去访问他……我从人名住址簿上找到了那位华尔特·惠特曼的住处。他母亲叫我到罗姆印刷所去，说他常在那里……我发现他正在看什么校样……穿着蓝色条纹的衬衫，衣领在红红的脖子下面敞开着。他坐在一把没有了靠背的椅子上，这是房间里唯一的

^① 《惠特曼：评论遗产》，第23页。

一把，我进去后他让给了我，自己坐到印刷工条桌的横档上去了。他那模样看来是够迟钝的，但实际并非如此。”康韦接着描写惠特曼陪他坐渡船回纽约时，一路上同遇到的每个人打招呼，他们显然都是工人，“据说在纽约有成千个这样对他亲热的人，他们爱他，但是对他的作品却茫无所知”。康韦最后写道：“我离开时已经很喜欢他了。他的眼光热情得出奇，他的言词劲健有力。他就象他的书那样。我走的时候已深深记住了我地图上的一个新的城市，那就是布鲁克林，它仿佛突然从沸腾的大海中升起来了似的。”①

爱默生对这个汇报并不感到满足。他继续向朋友们推荐，并到处打听惠特曼的情形，言谈中称这位诗人为“奇怪的”或“野性的”惠特曼。也许由于他的影响，新英格兰文人，后来担任哈佛艺术史教授和《北美评论》编辑的查尔斯·诺顿，写了一篇评论发表在纽约《普特兰月刊》九月号上。文章一面敏锐地指出，《草叶集》“可以视为新英格兰超验主义和纽约无赖习气的一个混合物”，而且“对这二者都十分奇异的是，它们在这里好象混合得如此协调”；一面称赞它是一本“粗野而又高尚，浮浅而又深刻，狂妄而又迷人的书”②。这样的评论显然对惠特曼很有利。不幸的是十月十日，爱默生的那封“感谢信”忽然在纽约《论坛》上出现了，它立即在文化界引起轰动，并使爱默生本人大为惊讶。对此，惠特曼后来解释说，他是在《论坛》编辑丹纳的一再要求下才将那封信交发表的，因而自己成了“[他的]好意和[我的]自信的无辜牺牲品”。但是发表后他又将剪报寄给了诗人朗费罗以及别的作家，并设法在福勒-韦尔斯公司的《生活图画》上转载，最后甚至印成单张，标以“仅供个人阅读方便”的字样，散发给报刊编

① 《惠特曼：评论遗产》，第30页。

② 同上，第25页。

辑和评论家们。这些只能说明那个“牺牲品”是蓄意为之的了。难怪爱默生当时那样恼火，连声说：“这是错误的，真正错误的。假如我当初想到了它要发表，便会大大扩充‘但是’后面的话——扩大那个‘但是’。”^①他向朗费罗的兄弟塞缪尔抱怨惠特曼是做了“一件奇怪而鲁莽的事”^②。这件事无疑给他们两人之间刚刚建立起来的友谊撒下了一点阴影，而且远不止此。

本来，爱默生的那些朋友，特别是波士顿那几位著名的文苑派诗人，如朗费罗、罗威尔、霍姆斯，在这位权威批评家的口头介绍下读了《草叶集》之后，就表示过并没有发现什么值得赞美之处。九月二十三日诺顿写信给罗威尔，谈到自己看见过爱默生给惠特曼的那封信，并表示要送给他一本《草叶集》，因为“其中有一些你会赞赏的东西”^③。很明显，他是在怂恿罗威尔写评论文章。但是到十月十二日，罗威尔大概从报上看到那封信了，他才答复诺顿说：“不，不，你说的那种事是不行的。”^④打那以后，从美国到英国接连出现了好几篇攻击惠特曼的文章，而且篇篇都提到了爱默生，仿佛真象纽约《标准》周刊所说，它们是看了爱默生的信才那样“重视”《草叶集》呢。

《标准》周刊十一月十五日的不署名评论首先表示担忧，说“一封疏于考虑的推荐信往往会让一个坏蛋获得进入上流社会的机缘”，而他们不清楚究竟爱默生是“由于个人的主张而肯定了《草叶集》，或者只是略略一看便匆忙地介绍它”；不过，文章说，“我们认为这本书是表现了一定的超验主义思想影响的。”文

① 实际上爱默生的“感谢信”中并没有这种保留性的话。

② 卡普兰：《惠特曼传》，第211页。

③ 《惠特曼：评论遗产》，第30页。

④ 同上，第31页。

章接着写道：“至于诗集本身，我们只须指出它有力地证实了轮回转生的学说，因为除非作者是由一只前世死于失恋的蠢驴的魂灵投胎而生，否则很难想象一个人居然会写出这么一大堆无聊的脏话来。”^①第二年，《纽约时代日报》发表的一篇评论一开始就故作惊人地叫喊：“我们这儿出了怎样一个半人半马的怪物在向世界大胆嘶叫呀？我们面前是怎样一团混合着狂言、哲理、咒骂和美以及下流淫秽的思想，乱七八糟地充塞在书中呀？这个自称时代诗人但实际却象猪猡般在一堆胡思乱想的腐臭垃圾中拱着鼻子的年轻人是谁呀？……”^②这篇文章引了《草叶集》中不少的节段进行分析，其中虽然偶有赞许，但主要是批评和攻击。有趣的是作者最后表示：“我们承认一再为《草叶集》所吸引。它有一种奇特的象电一般的吸引力。它那刚强的活力，它那旺盛的生机，好象要激励和满足你。我们以好奇的预测期待着惠特曼的新作。”这时实际上《草叶集》第二版已经问世了。

在此期间出现的另一篇攻击性评论是伦敦《批评家》四月一日发表的。它指责惠特曼“所给予我们的不是悦耳的曲调，而是俚语粗言；不是和谐而是喧嚣；不是正规而是流氓习气”。它说：“惠特曼诋诽人性的最高典范，把他的放谈侈论叫做一个人的真情流露；而我们这些也许被文明迷误了的人只能把这些斥之为一只畜生的表白。”^③评论者嘲笑“惠特曼对于艺术就象猪对于数学那样，一窍不通”。他甚至悍然宣判：对“那个写了《草叶集》第七十九页^④的人”，理该给以“公众执刑者的鞭子”。对此，《波士顿报道者》五月三日起而响应，提出要对惠特曼的“亵渎行为”

① 《惠特曼：评论遗产》，第31—32页。

② 同上，第69页。

③ 同上，第57页。

④ 即《我歌唱带电的肉体》第五部分的前半。

加以“鞭笞”，并说《草叶集》作者“看来一定是个从精神病院逃出来的在神智昏乱中胡言乱语的人”，应当把他“从文明社会里踢出去”^①。

在这一片叫骂声中，当然仍能听到不少比较友好和理智的评论。首先是爱默生集团一位不大著名的作家爱德华·海尔在一八五六年一月的《北美评论》上公开称赞了惠特曼“才华出众”，风格“清新、朴素而真实”，想象力“敏锐、明晰而生动”，以及他对《序言》中所标示的正确主张能够完满实践，等等。最可贵的是作者为惠特曼作了正面的辩护，一面承认“书中有一两行他原本不应该向一位妇女或一伙男人发表的东西”，但是同荷马以及上个世纪许多文学作品比较起来，它并没有任何更为“粗野”或“鄙陋”之处。^②这是惠特曼记忆中第一篇公正的评论，但发表时没有署名，半个世纪之后海尔才出面承认，并庆幸自己年轻时写下了这篇东西。

与海尔的评论几乎同时出现的另一篇未署名的短评，发表在纽约的《蜡笔画》上。这篇短评的特点是将惠特曼与英国桂冠诗人丁尼生相比较，指出《草叶集》和《莫德》^③之间有“惊人的相似处”，特别是在艺术上，因为“丁尼生对于诗行的精雕细琢，其结果和给人的印象恰恰与惠特曼对于形式漫不经心所达到的效果相同”^④。这样专门从艺术方面评论《草叶集》的文章当时极为罕见，而且惠特曼对于自己与丁尼生的比较无疑也颇有兴趣。

两个月以后，《伦敦每周快报》作出了友好的反应，那也是一篇未署名的短评，后来经专家们考证大体断定是威廉·法克斯

① 《惠特曼：评论遗产》，第61页。

② 同上，第51页。

③ 丁尼生的独白戏剧诗，于1855年与《草叶集》初版同时问世。

④ 《惠特曼：评论遗产》，第54页。